



現代書店發行

未定的
的
懺悔
手稿

葉聖陶

前記

前記

1

一九三三年春天，時事新報館的黃天鵬先生，要我給他們寫一篇按日連載的小說，說要通俗一點，以便吸引一般剛從舊小說轉向新文藝的讀者。那時恰巧書局的職務清閑多暇，一人住在一家公寓的樓上，便每天寫一段給他們，連載了約三個月，後來又由四社出版部印行了單行本。那便是「時代姑娘」，倒也有一些讀者。不過在連載期中，每天寫一段，疏懶的我，却覺得很苦，同時報館的排字工人，也覺得很苦，因為這小說有時竟成了專電要聞，深夜稿子還未交到，要空着地位等待了，勉強結束之後，想到日本有幾位小說家能每天擔任三四種日報的長篇，知道這一定要有飽滿的精神和安定的生活才

可能，決不是我這樣疏散的人所能嘗試的了。

但是在第二年的冬季，應了朱曼華先生的約定，却又給「時事新報」的副刊「青光」寫起來了，所寫的便是現在的這部小說「未完的懺悔錄」。大約也連載了三個月。當然，我仍是照着老例，每天傍晚寫一段，於是不僅弄得作者叫苦，連編者也叫苦。

這小說的題名和內容，本是就擬好了的，一二八的前夜，曾在一個小刊物上發表過幾段，戰事發生，那刊物停了，於是我便也中止寫下去。在「時事新報」上發表時，前幾段是舊稿，以後便根據舊擬的內容繼續下去，不過其中也更改了許多，這一次是第二次嘗試這種情形了。每天一小段，每段要一個標題，字數要平均，標題要新穎，而且每一段之中，似乎還要有一個起首，有一個結束。雖然是第二次嘗試，比較有點把握，但是因為是每天

寫一小段，不僅時間匆促，而且主題有時也會岔開了去。

這小說裏的主人公陳豔珠，我寫的是一個沾染了都市浮華氣息，但是在內心還潛伏着一點良善的現代女性。許多朋友都說，寫這樣典型的人物，我該是擅長的。但這小說雖然也有些人愛好，但作為作者的我，却是不滿意的。我的本意，要用濃重的憂鬱和歡樂交織的氣氛籠罩全書，要寫出內心的掙扎，這願望都不曾實現。

雖然每一段都是在匆促信手而成，但也有幾段文字，自己覺得還不壞，末一封信更獲得當時許多讀者的讚賞。

這類小說，我下筆時是力求通俗，避免了一些所謂「文藝的」描寫的。因此和我的短篇小說看起來判然是兩個人的作品，爲了這，許多朋友都勸我不該將精神浪費在這

類東西上，但我想到與純正的文藝作品隔絕了的廣大新聞紙讀者，爲了他們，使他們能更進一步接受一般的文藝作品，我的這一點犧牲是值得的。

這小說裏，雖然作者用第一人稱出現，和書中人物一同登場，但這正是古已有之寫法，聰明的讀者不必大驚小怪。

一九三六年五月葉靈風記

一 別發書店門口

「啊啊，葉先生！我果然能夠在這裏遇見先生了！」

一個九月深秋的下午，我在南京路外灘相近，別發西書店裏銷磨了兩小時以上的
光陰，終於挾了一大包書滿載而歸的時候，才走下書店的階沿，就被人劈面用這兩句話
將我攔住。

我抬起頭來，在我面前站着的，是一位着黑色西服的二十幾歲的青年；蒼白的面孔，
瘦削的兩頰，蓬亂的頭髮下閃着兩顆充血的眼睛，一望就知道是一個多愁善感的文藝
質的青年。

「啊啊，我知道先生是愛買書的人，所以才想到在這裏相候，雖然已經空等了四個整天的下午，但是終於給我等着了——請恕我冒昧，我有一件事要拜托先生。」

有一件事要拜托我？聽了這一句話，再對照着這個人的態度，我的靈敏的腦經，立刻用經驗告訴我，這樣的人在路旁用這樣的話來拜托我，決沒有旁的事，總不外生活無法解決，有一篇寫好的短篇小說或長篇小說，托我來介紹給什麼雜誌或書店出版，以便換幾塊錢可以買幾杯白水和麵包。因為用這樣的事來拜托我的人，大概都像當前的這位青年一樣，都是突如其來而又爲我所素不相識。

我當然不認識立在我面前的這位青年。

「啊啊，我真是太荒唐了，請先生原諒我的冒昧罷。我因爲終於能夠遇見先生，所以

歡喜得有一點忘形，而竟忘記我是先生所不認識的人了。其實，先生真的不認識我嗎？

這句話問得我有點茫然了。我退後一步，向立在我面前的這位蒼白的青年再仔細的看了一眼。那青春還殘留着的消瘦的臉，那無心梳理的蓬鬆的頭髮，完全是一個典型的時代青年。這樣的青年和我有一面之緣的很多，我實在無法記住每一個人的姓氏。

「抱歉得很，我們或許是見過，但是此刻我記不起你的貴姓了。」

聽了我的話，一縷慘淡的笑容忽然從對面的人的瘦削的臉上散出。在這深秋蕭蕭的薄暮中，吹着黃浦江上送來的寒風，這一種笑容使得我不禁渾身起了一陣戰慄，我連忙將外套的領子翻起，將外套重行裹緊了一下。

笑容漸漸的消去，他點了點頭說：

「先生或許是不認識我了，然而我們確實是見過而且談過話的。」

我將嘴唇咬了幾咬，眼望着從我身旁摩肩而過的往來的行人，然而我終記不起是否見過這個人。

他看出了我的困難。

「葉先生，這也難怪你，那已是三年前的事了。先生還記得嗎，三年前的一個冬天的晚上，在新新酒樓的一家宴會中，有一個叫韓斐君的青年嗎？」

「怎樣，你就是韓斐君嗎？」

聽了他的話，像電影一樣，立刻從我臉中湧起了一幕久已忘去的往事。

二 新新酒樓

三年前的冬天，在聖誕節將到的時候，有一位廣州來的文字之交的朋友，說是要創辦一種畫報，和那時正在流行起來的良友對抗，在新新酒樓請客。因為是相識的原故，我也忝為被邀的之一。記得那晚到的人好像很難，從商人失意的政客以至電影明星都有，而且其中還夾了許多沒有職業的（却不是失業的）青年紳士，據主人的介紹，這些都是熱心文化的先生。其實，大約就是這位朋友要辦的畫報的經濟後盾罷了。

在許多的賓客之中，主人特地介紹了一位青年紳士給我，說是剛從南方到上海來不久，是我的小說的愛讀者，希望能認識我一下。

「韓先生可說是你的崇拜者，可惜他不是小姐，否則早已愛上了你哩！」

朋友們的這種虐謔，雖是受慣了，可是當了一位陌生人的面前便這樣取笑，真使我禁不住竟有點臉紅了起來，我連忙寒暄了幾句，急於將話題岔開了，問道：

「韓先生對於文藝很有興趣嗎？」

「祇是喜歡空閑的時候讀讀小說；說不上文藝的興趣。」

「以前在那裏讀過書的？」

「在廣州的中山大學讀過，在香港大學也讀過一年，不過漸漸覺得學識不一定要從課本上求得，而且我又無庸顧一張文憑混飯吃，所以近年索性不讀書，做無業遊民了。」

我說：「客氣客氣，在這時代，青年人原是該從社會上和人羣中去求智識的。」

這樣說着的時候，我發現對方的人右手無名指上戴了一隻很大的鑽戒，映了燈光閃閃的發亮，這才明白他說不願讀書，做無業游民，祇不過是風雅的議論而已。

他又說，他來到上海不久，此刻正住在跑馬廳的華安大廈，聽說朱先生有意辦畫報，自己便也想盡一點力。此外，他又對於電影事業很有興趣……這樣說着，好像忽然想起了什麼似地，突然興奮的說道：

「葉先生，我給你介紹一個人。」

說着，便向人叢中擠了過去。

我跟他望過去，看見他從人叢中拖了一個人出來，出我意外，竟是一位女性，而且

竟是正被那時小報上當作話題的歌舞明星陳讞珠。我雖然不認識，可是照片却早已見過了。

韓斐君笑嘻嘻的拉了陳讞珠的手，興奮的走過來說道：

「葉先生，我給你介紹一位大名鼎鼎的小姐，歌舞皇后陳讞珠小姐。陳小姐是著名的夜明珠，愈是晚上愈漂亮，你看，該是名不虛傳吧？」

我向來對於被當作新聞中心的女性，在宴會中是不敢多接近的，因為要免除日後許多無謂的謠傳，尤其像陳讞珠這樣的女性，自己既會寫兩篇文章，更會大膽的將自己的私生活當作宣傳的資料，我是更怕接近的。我要認識她，我早可以認識了，用不着這晚才來介紹的。

可是韓斐君既然很高興的來介紹了，我也祇好敷衍了幾句。聽她的口氣好像正預備放棄歌舞生活從事電影去。我心裏暗笑，韓斐君剛剛說的對於電影事業有興趣的話，原來是從她那裏受來的影響。

三 滄海桑田

冬夜裏酒樓的空氣是溫暖的，便是在這烟酒的融和的空氣之中，我才認識了韓斐君，他那時確實可說得上是一位瀟灑漂亮的青年紳士。在剪裁合式的夜禮服上，他的用品是像他的顏面一樣的發着耀人的光輝。雖然我看出他略帶一點有錢的公子哥兒滿不在乎的氣份，不想和他過於接近，可是由於他的殷勤，那一晚終於說了很多的話，

宴會散後，已經是十一點多鐘了，他說還早，邀我到他的寓所去喝咖啡，我說夜裏還要寫一篇文章，他便說用他的車子送我回去，我推辭不掉，便祇好和他一同走了下來，同行的還有陳豔珠和一位朋友張君，路過大滬跳舞場的時候，陳豔珠忽然說要去跳舞，韓

斐君好像很爲難的樣子，請我也下去坐坐，我說今夜實在有事，不能奉陪了，便一個人坐了他的車子回到滬西的寓所。

下車的時候，塞了一塊錢在車夫的手裏，我隨意的問了一句：

「你們少爺和陳小姐時常在一起嗎？」

車夫狡獪的一笑：

「每天一起，認識已經有半個月了。」

其實，這種情形是不問也可以看得出的。對於陳豔珠那樣的女子，像韓斐君這樣的青年公子階級正是適合的對象。可以如意的揮霍，而在交際場中出現的時候，也不像吊在一位中年商人或老年紳士的手上而辱沒了自己。同時，對於韓斐君，我知道那時的陳

豔珠也是最適合的追求對象，那時的陳豔珠風頭正健，而且又沒有家庭和其他的束縛，這樣，雙方都恰合所需要的條件，接近是意中事，其餘不過是這種戀愛遊戲之前應有的序幕而已。

大約那時是因了一二八過後不久，一切的元氣都未恢復，朋友所要辦的那個畫報，在請了一次客之後，便無聲無臭，始終沒有下文，韓斐君雖然又見過一次，可是那時他好像追求陳豔珠正在熱中，不僅不會提及畫報的事，連文藝也無心過問了。

這樣之後，也許是各人的環境不同，便不會再有機會見過面，雖然陳豔珠的消息和起居注時常可以從小報上見到，但是關於韓斐君的一切，却連這個人在不在上海的事，我都不十分清楚了。